

逆流而上 著

逃離香港

ESCAPE FROM  
HONG KONG

美朝開戰

香港亦不能幸免於難

你有信心全身而退嗎？





# 新世代

THE ESCAPE ROOM



獻給想要離開但仍然留下來的你

# 目錄

---

代序	6
楔子	10
一、上環文咸東街	13
二、赤柱監獄	51
小尾聲	143
藍色的選單	149
三、屈地與林士	152
四、瑪麗醫院	259
另一個終點站	322

從來愛想，甚麼是「四次元世界」。

反覆思考，結論是「三次元世界」就是時間的「一次元」；「四次元世界」，就是時間的「二次元」，即是把不同的「時間線」集合成一個「時間的平面」。

不明白？不要緊。因為從來，我們都只能活於一條「時間線」中，不能跳到另一條時間線內。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不能去到一個「平行宇宙」，不能透過「改變過去」而「改變未來」。

於是，一切對於「異於現實世界」的想像，也只是一種想像。

就好像，當你在 2017 年找回 1982 年由夏里遜福的《銀翼殺手》（*Blade Runner*）來看，發現電影中 2020 年的世界並不可能在真正的 2020 年出現，你便明白，現實就是現實，想像就是想像。

但那又如何？或許正正是我們了解現實不能改變，我們才更要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刻，作每一個無悔的決定。

無論是感情，還是亂世。

我們要留下，還是逃離？

或許正正是我們了解現實不能改變，我們才更要預先想像一下一旦「不可能」出現於現實的世界，我們應怎樣做。

此乃「哲學」與「幻想小說」的價值所在。

熟悉的環境，卻是不熟悉的處境……

香港竟然受到美國導彈的襲擊！

習慣了生活在安逸的我們，面對着失控的都市、莫測的逃犯、神秘的恐襲，可以如何自處？

作者透過一連串的線索和際遇，帶領我們進入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香港……

從地面走到地下，慢慢發現原來一切都是一場精心部署的局……

無論是感情，還是亂世。

你

選擇留下，還是逃離？



# 鐵血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類同實屬巧合

# 楔子

「長遠來說，我還是感到樂觀。」她低頭想了一想，像在說服自己相信另一個想法，當她再面對鏡頭，繃緊的臉頰擠出了笑容，繼續說：「曾經有一個偉人，點出歷史並非一條不會回頭的洪流，而是一個搖動中的鐘擺。當鐘擺盪盪到一邊的盡頭，遠遠在想像之外，就是它回來的時候。」

她眨了眨眼，攝影師機靈地捕捉她這個神態，然後以另一台較遠的攝錄機拍下她半身。她筆直坐在純白的單人沙發上，雙手合十輕放在大腿上，四周沒有一件家具，空空盪盪，只有一幅灰灰黃黃的美國街道油畫，朦朧矓矓地把她完全襯托出來，縱使她只穿上黑色主調的中國古風棉襖，但觀看的人不自覺便把焦點完全放在她身上。

「一些可怕的事已經發生。」她無可奈何地說，鏡頭一轉再看她的大特寫。在黑色粗框眼鏡上一條條長長的皺紋像是智者的證據，她續道：「只有一樣東西能夠指望，就是我們能從這些悲劇中學到一些東西……我只能說我們並非活在最好的時間……」

她像發現自己的說話有些前後矛盾，還是突然把事情看得太沉重？理性正在告訴她需要有些糾正，但是字句來到嘴邊，總是說不出口來。經過兩次修正與思考，她閉上雙眼，終於小心翼翼地，說：

「那要看大眾如何反應，但種種事情告訴我，雖然我們並不是活在最好的時間，但最壞的情況總是會過去的。」

她再次張開雙眼，看着採訪她的記者，似乎單靠這種接近「女性的直覺」的藉口，並不能蒙混過關，她只好再說：「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有新聞自由——對於其他國家來說並非必然。我正好經歷過傳媒揭發政府醜聞而令其下台的年代……」她頓了一頓，微笑着說：「若在其他地方，沒有新聞自由，就不會有這些新聞故事出來了。」

「那為甚麼要在這時候指出來？是提醒我們不要忘記？還是你覺得現在的情況在轉壞呢？」一把男聲幾乎不等她說到最後一個「了」字，便在鏡頭後響起，男聲應該就是記者。他不等她說下去，便搶先提問，觀眾雖看不到記者的樣子，只聽到他的問題，但已覺得他擁有記者應有的靈敏若犬的嗅覺。

「你說忘記了是甚麼意思？」她在努力嘗試釐清問題，多年的浸淫下這已變成了她的本能反應。

「就是指為何你覺得新聞自由很重要。」記者直截了當地補充道。

不知她在想着要如何回答還是等待記者進一步闡述，當她看到記者似乎也沒有打算繼續說下去時，她便回應說：「我每天都有閱讀你家報社的報章……」她刻意把視線看向別處，以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這顯示她口不對心。

「記者們正把重要的事情告訴大眾。」她張開雙手，這是一個「送上」的手勢。

良久，記者再開口問道：「你覺得以你九十二歲的高齡，還可以在美國最高等的法院服務多久？」

她聽到這個問題，像是鬆了一口氣，就像在跑馬拉松的選手，看到終點在望的神態，在輕輕嘆了一口氣後，她淡淡然說：「或者明天，或者明年，那要看上帝如何看顧這個世界了。」

楔子 完

# 一、上環文咸東街

## 1.1

香港時間下午七時零三分，獅子山隧道公路。

「……接下來是一則國際消息。韓聯社引述南韓聯合參謀本部指，北韓於當地時間早上六時五十二分，在平安北道東倉里一帶，向南韓本土發射第二十一枚疑似飛毛腿型 -ER 型洲際導彈。該枚導彈已成功被美韓薩德反導系統攔截成功，北韓導彈殘骸亦確定安全落入朝鮮半島東部海域。這次導彈襲擊，已是朝鮮人民軍十日內第十三輪攻擊，其中五枚發射未能成功，直接墜入皮島西部海域。有軍事專家指……」

一輛深紫色的戈藍 VRM 沒有收慢油門、直接通過狹窄的電子收費亭後，左轉一個彎，一直衝入獅子山隧道。橙色與黃色的燈光射進車廂，喇叭傳來一陣一陣沙沙的背景雜音，大概是因為模擬頻度收音機的天線接觸不良所造成。

這輛從網上二手拍賣網以低價投來的中古「前七」，車齡已有二十多年，縱使曾是在二十世紀叱咤一時的「偽」日本房跑車，也無法期望她的原裝「老爺」收音機有如何出色的表現吧？

車上只有一位蓬鬆鬚髮的男司機，一般在街上隨處可找到的娃娃臉，長得不是很特別，但在黑色膠框眼鏡下，卻怎樣也猜不透他的實際年齡。他明知道在隧道中接收不到電台的訊號，還是用左手試圖按下自動追台的按鈕。眼角一瞥這台還是用 LED 跳字版面的古董，雜音雖然短暫地消失了，但數字並沒有因此而停頓下來。當 FM 頻度的數字由 90.3、98.1、104、107 跳轉之後，便跳到 AM 的頻譜。他按着回轉的按鈕，跳字的數目再次回到 FM 頻度，由 107 再從新搜尋。

這樣一來一回，娃娃臉終於放棄，喇叭不識趣地再響起沙沙的梵音，可是他並不感到煩厭，雖然他應該覺得煩厭。因為更令他不高興的是這種令人不安的新聞消息，電台的新聞報導員竟然以一種隔岸觀火的平淡語氣讀出，彷彿「戰爭」是遠在天邊。

「叮！」

貼在擋風玻璃上的智能電話螢幕突然亮起，上面顯示出一道新聞訊息。

「【兩岸國際】美朝開戰，香港也會受到牽連。你，有信心全身而退嗎？」

「戰爭嗎……」雙手緊握方向盤，眼望前方，但是眼神可以看出，他正在想着其他事情。

「叮！」另一則訊息。

「家怡：

你這樣一聲不響便走了？你還是男人來的嗎？！」

他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並不想憶起剛才在家裏發生的鬧劇。左手握着排檔棍，姆指按下按鈕，把排檔棍向外一推，變換成半自動模式，左手向下拉，換低一個檔，戈藍的引擎立刻咆哮起來，右腳帶點狠勁地踩着油門。

這一腳是獻給男人的尊嚴。

白光儀錶板上紅色的指針向着危險的區域進發，桶型座椅貼着背脊訴說它還存在，畢竟這是一台擁有二百匹馬力的老爺車，他就是看中戈藍「老馬有火」。

「……看到前天 BBC 訪問奧菲莉亞·羅素，以九十二歲的高齡來說，她實在是太有魄力了。」隧道口前微微一個右彎，油門稍稍鬆開，便有滑翔的感覺，收音機恢復正常運作：「有分析指現在中美關係緊張，她會是其中一個左右對華政策的主要因素。」

「仍是一些不知所謂的政治新聞。」他想着，再按一下追台的按鈕，希望暫時脫離一下煩悶的現實。

「……幾年前二月十三日在馬來西亞的風波……」他第一時間再飛台。

「……世界衛生組織在 1979 年宣佈天花病毒已在地球上消失，但是猴痘病毒……」

「……昨天黑色暴雨持續足足七個小時，天文台聲稱是百年難得一遇的大暴雨，造成一死三傷，香港島廣泛地區水浸，交通完全癱瘓……」

「……其實今天正午在觀塘發生舊樓倒塌事件，只有一位屋宇署職員殉職已經是不幸中之大幸。政府應該考慮加快舊區重建，而不是興建更多豆腐渣式大象工程……」

「……大數據在這幾年的應用已經超越了一般市民所想像，現在所說的已不是用作收集商業用途，令企業更能準確估計消費者的反應，而是隨着智能電話的普及，個人私隱的保護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叮！」

智能電話提醒：「你的位置已被分享給家怡。」

「私隱？能吃嗎？」他口中唸唸有詞，過了一個右彎，來到一段下斜的小直路。前方內線的紅色計程車後燈長亮着，正在減速進入映月台的彎角。可是他卻繼續踏緊油門，在超越計程車後才發狂踏着煞車踏板，ABS系統的燈在閃爍着，他同一時間再換一檔，戈藍的方向盤直徑較為細小，轉起彎來也算得心應手。他等待半圓的深處時再踏盡油門，利用爆炸力脫離彎角。

其實他不喜歡這亡命的表演，他記得千禧年前後，這個彎位發生過一宗奪命的翻車意外，他不喜歡，尤其是平常他都怕死怕得要

命。但有些時候，當他覺得生與死無甚分別時，這種與死神擦肩而過的玩意兒，卻有種說不出的實在感。

在這種惡意的快感下，他再轉一下電台，電子鼓敲出強勁的節奏與電子結他轟炸着他的耳膜，在重金屬味道濃厚的音樂下，一把沙啞的聲音在叫喊，然後主音在高聲唱着：

要我成為某些東西？  
還是需要我唱這首歌？  
這些問題需要答案。

我的生命早已被創作？  
有需要我能否改寫？  
這些問題需要答案。

我們都活在孤獨？  
還是我們都掌握手中？  
我們能否成為其他角色？  
或者這只是唯一的道路？

我們需要相愛嗎？  
還是需要尋找 THE ONE？  
這些問題需要答案。

選擇存在嗎？  
還是被困在直路？  
這些問題需要答案。

我們都活在孤獨？  
 還是我們都掌握手中？  
 我們能否選擇其他角色？  
 我們能否改變那為我們而掘的墳墓？  
 或者這只是唯一的道路？

我們能否選擇墳墓，  
 那為我們而掘的墳墓？  
 或者這只是唯一的道路？  
 還是有其他出路？

我們都活在孤獨？  
 還是我們都掌握手中？  
 我們能否變成其他角色？  
 我們能否改變那為我們而掘的墳墓？  
 或者這只是唯一的道路。

我們能否選擇墳墓，  
 那為我們而掘的墳墓？  
 或者這只是唯一的道路？

尾段結他的炫目獨奏未完，在浸會醫院對開的天橋上，由左後方盲點傳來一下閃光，整個車廂也染得一片白色，一閃即逝，彷彿把他由個人幻想的世界硬生生地扯回現實。他只好放慢行車，排檔轉回自動模式，一瞬間跑車味道也隨着儀錶上「D」字出現而宣佈死亡，並以老爺前七的姿態重生。

「真是愈窮愈見鬼了。」當他看見橋的盡頭等待着他的的是交通警檢查站時，唯有按下中控台的警示燈。

「叮！」

「鍾綽濤 @ 多多大人的婚禮：

阿東，你會甚麼時候到呢？我們不是約了七時在酒樓地下大堂等的嗎？」

「車牌、身份證。」交通警察敲了敲他的玻璃窗後，以最簡潔的方式命令道。

他搖下玻璃窗，一臉無奈面對交通警察。

距離事件發生還有四十六小時三十二分鐘。

## 1.2

在六米乘六米的正方形擂台的軟墊上，藍色與紅色的四隻拳擊靴，像兩對跳快版維也納華爾滋的男女舞者，圍着圓形的台中心在舞動着。

他們時而右轉步，時而外側換步、左轉截步、迂返步，突然再來一個滑雪形轉步。舞風擺盪而流暢，上升擺盪、大擺盪、下降擺盪，綁在靴上的鞋帶或有受不住旋轉的離心地，躍躍欲試擺脫拳擊靴的束縛，變成飄逸的蓬裙。

兩隻藍色拳擊靴的舞步並不公整，但卻與他們的舞伴——紅色拳擊靴的移動彼此間有着均衡的牽制。因為三拍子的音樂原本就是人類音樂最基本的節奏，「砰恰恰、砰恰恰、砰恰恰」，一派柴可夫斯基《花之圓舞曲》的格調，只是想像已令人有起舞的衝動。

在數十盞水銀燈的照射下，拳擊靴每一下踏步都看得見白色的點點塵埃揚起。第一重拍子令漫天變成飄雪；第二拍比平日稍早出來，不讓風雪停止；第三拍子出場的時間恰到好處，產生看得見的獨特流動感。

這種和諧的拉鋸狀態維持不到八個小節，便突然曲風一轉，一雙藍色的拳擊靴私自變調。起伏、波浪式的旋律使人聯想到無憂無慮的多瑙河上泛舟的情景，沒錯！那是圓舞曲之王小約翰·史特勞斯的《藍色多瑙河》！

紅色的舞伴跟不上節奏，而且藍色的拳擊靴大膽地滑步向前，準備進入尾曲高潮的部分。白色的台角柱已在紅靴的後方出現，等待着向這位輕柔的可人兒獻上危險的擁抱。

在這個危急的關頭，左邊紅靴抬起凌空而飛，那是把重心平行向前的先兆，右邊紅靴正要往前拖，可是左腳提得太高，左腳腳尖向上翹了一翹。藍色的舞者沒有放過這個時機，沒有等待紅方作最後的反撲，便愈跳愈快，彷彿要把十分鐘的《藍色多瑙河》在數秒中演奏完畢。

「叮！」

在觀眾的歡呼聲掩蓋下，幾乎聽不到那回合終結的鈴聲。紅靴的主人暗自慶幸自己命不該絕，而被白色襯衫拳證分開的藍靴主人亦向對手展示風度，單手握著拳頭，舉起拳套以示鼓勵，但轉身的一瞬間，卻難掩可惜之情，知道自己眼白白放過了令對手求饒的大好機會。

二人各自回到藍色與紅色的角柱坐下，助手隨即上前替他們抹汗及緊急治療。兩位穿上性感比堅尼式短裙的拳擊女郎，從左右兩個白色對角的鐵梯進入擂台。在第二與第三根平行的圍繩中間穿越，在流行說唱的饒舌歌襯托下，女郎小蠻腰一下擺動，帶動上身直到頭頂，長髮便很有動感地畫過擂台的上空，搶佔台下觀眾的目光。

在左方遠處白角上台的長髮女郎，裊裊娜娜，五官標緻，但是卻沒有像右近角白柱的短髮女郎一樣，化着白臉紅唇大眾韓風妝，因為她本身的膚色白皙中帶了點粉紅，自然的素顏反而清麗脫俗。她從四根圍繩外的工作人員手中取得一張大紙牌，大紙牌上印有「Round 8 第八回合」幾隻大字，字體大得坐在山頂的觀眾席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她把紙牌高高舉起，滿有自信地以順時針在台上繞一圈，雖然在擂台正上方的大電視屏幕已在慢鏡回顧剛才每個緊張的一刻，觀眾們都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智能手機上，或是背着台在自拍放上網。

她穿着三吋的高跟鞋，向藍色角柱進發。再平庸的女人，穿上高跟鞋，都會搖曳生姿，何況她有的是年青的本錢？觀眾或許沒有

注意到，坐在藍角柱藍色拳擊靴的主人，雖然助手正在處理他眼部的傷勢，但在朦朦矓矓之間，他還是等待要看到她小肚臍旁邊的紋身，那彷彿在動的紋身。

奇怪的的事發生了，他真的看到毛毛蟲紋身在吐絲作繭自縛，在混沌不堪的繭中掙扎求存，最後破繭而出，化成了藍綠色夢幻小蝴蝶飛走了，並消失在天花板吊下的水銀燈光下。

「啪啪啪！」助手拍打藍靴拳手的臉，把他從夢幻中拉回擂台。然後他聽到教練在他的耳邊說：「山本已經是強弩之末，這個回合以左擺拳了結他。」

藍靴拳手點頭示意，注意力回到對角紅靴拳手身上。

「陶逸新！陶逸新！陶逸新！陶逸新……」觀眾知道一分鐘的時間將要過去，都在吶喊助威。藍靴拳手隨即跳起身來，舉手接受祝福，身上千斤重擔像是輕了許多。

這就是主場的威力。

陶逸新看向夢幻蝴蝶紋身的女郎，正好她亦看向他，四目交投，時間流動立時停頓了。

女郎微笑，拳手點頭，也不知道是誰先誰後。

「叮！」微弱的拳賽鈴聲再次響起。

### 1.3

皮鞋的硬膠鞋底敲着水泥的地面，發出「咯咯」聲響。那是一人的腳步聲，一下一下，不快也不慢，每步都清脆有力。腳步聲在無盡的漆黑長走廊中傳來，由遠而近，表示那人正走過來這邊的盡頭。

這邊盡頭是一間房間，門是虛掩，從門隙中閃着黃白色的光束。

「開始啦！開始啦！」一把怪聲怪氣的聲音從房內傳來。

「叮！」

「剛才差點就可以 KO 山本了！」另一把低沉的聲音興奮地說。

「你不是買了山本贏的嗎？」怪聲怪氣的聲音問道。

「那叫作保險，你究竟懂不懂？陶逸新贏了我固然開心；萬一他輸了，我贏錢，也高興！」

「不懂。」怪聲斬釘截鐵地說，然後笑嘻嘻：「但還是你最英明！」

「哈哈！那還用說！」

走廊腳步聲在門前寫着「控制室非請勿進」的牌子前停下，腳步聲的主人從門隙查看房內的情況。

說話怪聲怪氣的人原來是一個矮矮胖胖的青年人，戴着黑色膠框眼鏡，厚厚的玻璃鏡片下，反覆折射出多條玻璃邊，在鏡面上變成一圈一圈，平光的地方雖然變小了，但那反而更能突出他眯眯的眼睛。在他身邊就是剛才用沉厚的男聲說話的人，那一副自以為是的樣子，配上陸軍裝的超短髮型，與一般覺得自己無所不能的中年大叔毫無分別。

他們都坐下圍着智能電話的螢光幕，觀看陶逸新拳賽的網上直播。

門慢慢地打開了，那人穿着與怪聲胖子及陸軍中佬一樣的黑色西裝，結着相同花紋的黑色領帶。他年紀不大，但鷹眉勾鼻，輪廓突出，微皺眉頭，耳朵甚至有點不自然地尖起來，彷彿比實際年紀大上十多年。

「在做甚麼？」他語調平整，不像在發問。

胖子與中佬轉個頭來，一瞥鷹眉勾鼻，熱情一下子跌到冰點，二人不約而同冷冷淡淡地回應：「回來了嗎？湯·天·僕。」

這樣直呼其名實在是有點不禮貌。

湯天僕沒有在意，環顧四周後說：「杜嘉林與王啟杰這樣做，是無法保障這座商廈內所有人的安全的。」

「哼，這兒鬼影也沒有，湯·天·僕。巡樓保護得了甚麼人？現在當然是看拳賽的時候，陶逸新第十九場連勝，我要見證他超越神話，杜副主管則要贏錢。」胖青年反駁說。

「“The needs of the many outweigh the needs of the few.”（多數人的需求比少數人的更重要。）」湯天僕說得很流利。

「他在說甚麼英文？」胖子問中佬。

「那傢伙在唸台詞，星甚麼戰的電影對白。而且他只懂直呼別人的全名……真的不明白為甚麼老闆會請這個怪人。」中佬看着他，有點無奈。

「湯天僕告訴杜嘉林，那是《星空奇遇記》，不是《星球大戰》。」雖然他聽到中佬說他怪人，但語氣中沒有半點不滿。

「不要理他啦！他怎麼也溝通不到。」胖子有點不耐煩。

「對對對，王·啟·杰。」中佬笑道，回望手機：「噢！你看！陶逸新的反擊開始了。」

「沒錯沒錯！打他打他！別放過他！」

「要閃避呀，閃避，我都說閃避啦！為甚麼聽不懂廣東話？別胡亂出拳呀！」二人沒有理會在他們面前十六多台俗稱「大牛龜」的CRT（陰極射線管）監示器，而是把專注力與熱情投入他們手中5.7吋SAMOLED超魔麗屏，而且還歇斯底里地怒吼着。

「“Where there is no emotion, there is no motive for violence.”（沒有情緒，就沒有暴力的衝動。）」看到二人投入得幾乎打起來，湯天僕便口中唸唸有詞地說，慢慢走到二人的身邊，從他們手舞足蹈所剩餘的罅隙中，看了一會陶逸新與山本在擂台上的決鬥。

「藍色拳手晃身往下沉的幅度不夠，下一拳紅色拳手的左勾拳會打中他的臉頰。」湯天僕平淡地說。

果然，陶逸新應聲中了一拳。

「甚麼！」二人高聲叫道。

「紅色拳手的刺拳的拳走路線比平掌直拳還要短，拳的力量較輕，那是試探對手的方法。然後他會以右直拳干擾對方，由右腳掌蹬地開始發力，但當力量在右側髖關節前送的途中，便轉為上鉤拳，上、前臂夾角小於九十度，藍色拳手的反擊會落空，紅色拳手的鉤拳會打在藍色拳手的胃與腹中間的小掩上。」

拳賽的情況正如湯天僕的預言一樣發生了，陶逸新中了一拳便蜷曲在地上，雙手抓緊上身，好像無法呼吸，狀甚痛苦。這時，在場邊的陶逸新助手把白毛巾拋上台，表示他棄權認輸。

胖青年與中佬轉頭看着湯天僕，嘴巴是張開了，但說不出話來。

可是湯天僕沒有反應，他只奇怪為何其中一台監示器出現了一些奇怪的東西。

#### 1.4

「鍾綽濤 @ 多多大人的婚禮：

葉向東，我們已坐下來了，枱號十七。」

葉向東看到手機上的訊息，看了一眼車外的街道名牌，手掌在電話上凌空一撥，便進入了輸入模式。

「我已在急庇利街，但正在排隊進停車場。」葉向東對着電話說。

回覆訊息後，他看着前面的輕型貨車的尾燈長亮着，他在擋風玻璃的倒影中，看到自己滿臉通紅。

今天實在倒霉，無端被交通警察抓到超速駕駛，六百大元就這樣不翼而飛。為甚麼要開快車？那不是因為與家怡……葉向東搖了搖頭，現在要把這些事情從腦海中一掃而空。

那是逃避。

「逃避又怎樣？」他自言自語。

要完全逃避不開心的事，是多麼的困難，它們總像幽靈般不時在心頭出現。痛苦總是無法忘記，但人卻學會「忙碌」，把自己放在一個應接不暇的狀態，或專注於某些事情上，或移情別戀，記憶就會短暫地被佔用了，不快的感覺也就潛回那冰山下汪洋的深處。

# 二 赤村監獄

## 2.1

三月七日（一）上午六時十分。

天開始下着毛毛細雨，雨點在旅遊巴士的玻璃上，畫出一條一條的斜紋雨線。這時天還未開始亮，昏黃色的街燈走馬式射入車廂內，玻璃窗外的水點便一下一下地閃爍着，然後給車外的氣流吹散了，只留下在腦海中的光影。

旅遊巴轉出斜坡後便上了東區走廊，葉向東看向車外，景物模糊一片，只隱隱約約認得已經變成展覽館的葛量洪滅火輪。他對葛量洪滅火輪有特別深刻的印象，因為他曾經上過船參觀。

「爸爸，為甚麼消防員的頭盔那麼重？」

「那是因為消防帽要做到吸震、保護及抗火功能。」戴着黃色消防員頭盔的青年男子，向還是幼稚園中班的葉向東微笑着解釋說。

「阿四，你解釋得那麼抽象，小朋友怎會明白呢？」另一個穿着全套消防員制服的男人，脫了阿四的消防帽，走到葉向東面前，

本章使用音樂：

P.17：

Our Last Night - Fate



P.20：

柴可夫斯基 - 花之圓舞曲



P.20：

小約翰·史特勞斯 - 藍色多瑙河



P.34：

李幸倪 - 空姐



摸了摸他的頭頂，把帽交到葉向東的小手中，蹲下來說：「那是因為要保護消防員的頭頭呢。」敲了一敲消防帽。

「全哥，你是高級消防隊長，你現在裝溫柔的樣子與平日咒罵我們的形象實在相差太遠，我實在接受不了。」葉向東的父親笑着說。

「所以說你不懂兒子的心，還是多點回家過親子時間啦！」全哥站身來，語氣中帶了點點怒氣說。

葉向東還記得很清楚，那頂黃色的頭盔側邊印有一顆像星一樣的花，是他父親所戴的，也是父親在生命最後一刻戴着的消防帽。

在西裝外套內袋的手提電話震了一震，那是接收訊息提示的反應。

「方老爺@黑龍江同鄉李烈生紀念中學舊同事  
傳送了一張照片。」

葉向東看着隱藏在智能電話顯示屏後的鏡頭，電話便自動解鎖了。他看到一張在香港國際機場候機大堂拍攝的電子顯示屏照片，在平平無奇的阿拉伯數目字「36」之下，電子屏顯示着「RX179，2:15，香港至日本東京，預備登機」幾個大字。

「逃離香港，無懼炸彈襲擊，願香港平安。」方老爺補充寫道。

「那應該已飛到東京上空了……」現在正坐車上班的葉向東不知是羨慕還是妒忌，心道：「若果沒有遇上導彈的話。」

他很想苦笑一下，但他沒有。事實上，他完全沒有覺得好笑的感覺，不是他覺得不好笑，而是他的身體狀態太過繃緊，太陽穴還留有絲絲的疼痛。他昨晚幾乎沒有睡覺，只躺在沙發上稍稍養神。

他甚至連衣服也沒有更換，還是穿着昨夜去多多大人婚宴時的西裝。

葉向東在與張老師及鍾綽濤分手之後，便在街上溜達，正在猶豫是否應該回去取車的時候，他聽到一位正在維持秩序的軍裝警察收到電台指示。

「文咸東街五十八號天台爆炸與一個身穿黑色連身工作服的人士有關，大約五尺三吋高，附近同事留意，OVER。」

「PC1403 收到，OVER。」

葉向東回想他正要進入停車場時看到的一幕，難道就是那個由天台吊船而下、七手八腳的黑衣人？他停下了腳步，內心掙扎着，若果現在向警察說出可能認得那個黑衣人，他便可能要花一整晚時間在警察局，但是另一把聲音勸告他，他必須把事情說出來，這是他的責任。

軍裝警察見他躊躇不語，欲言又止，便問道：「先生，有甚麼可以幫到你？」

葉向東的心離了一下，感覺像是被拋上半空，原來是一名身材魁梧的軍裝懲教署職員一屁股坐下時造成了波動，把他驚醒了。魁梧軍裝拋下一句「不好意思」，沒有理會葉向東是否接受他的「歉意」，便拿出一份免費報紙閱讀起來。

葉向東看了看軍裝肩頭上的徽號，原來是一級懲教助理。他彷彿習以為常，看一看窗外，發現旅遊巴還停在太古城中心，正等待其他懲教署職員上車。他環顧四周，旅遊巴也坐得七七八八，正要開車。

「好像已經抓到那個嫌疑犯了。」魁梧軍裝向與他隔了一條走廊的陸軍頭同袍說道。

「但單靠他一個人絕不可能做到，因為先後一共七處爆炸啊：第三街、鴨巴甸街、駱克道、文咸東街、山道、大學道及禮頓道。」同袍讀出報紙上的新聞。

「其他人我不理會啦，起碼抓到人出來祭旗。」魁梧軍裝想了想，再說：「都怪『雪姑七友』那一幫人，根本就是暴徒，弄得香港亂糟糟的。」

「雪姑七友？他們都是患上戀母情意結的惡棍啦，哈哈，不要太認真。三年前的啟德爆炸案後不是全部都潛水了？現在只是地底下的坑渠老鼠啦！」

「對對對，你說得對。」

「而且今早不是有新聞報導說在南海出現軍事衝突嗎？若果中美真的開戰，看看那班兔崽子還敢不敢舔鬼佬的鞋底？」

「哈哈！」

兩人愈說愈是興奮，葉向東卻愈覺頭痛。

## 2.2

葉向東打開了大門，屋內漆黑一片。

他剛剛從灣仔警署回來，把他所知道的都向警方說出來了。

「家怡，我買了北角紅豆沙宵夜。」葉向東把外賣紅豆沙放在飯桌上，開了客廳的大燈，坐在棕灰色的真皮沙發上，說：「可以倒一杯水給我嗎？」

但並沒有任何回應。

葉向東走到睡房裏，不用亮燈，已看見牀上空空如也，一個人也沒有。他再查看浴室、廚房，也都一樣。他只好自己倒了一杯水，喝了一口，然後躺在沙發上，看着天花板上那頂水晶燈，感到它微微地傳來熾熱的怒火。

「她這次是來真的？」他自言自語。

「唏，兄弟，醒醒啦。」魁梧軍裝拍打着葉向東的手臂把他叫醒。

他的眼皮好不容易反抗地心吸力睜開，焦點還有點不清，稍稍定神一看，雨停了，原來旅遊巴已經到達赤柱監獄的大閘前停了下來。

在又高又厚的杏色圍牆上，深藍色的大閘慢慢打開，金屬互相磨擦的聲音清晰可聞，旅遊巴隨即駛入恍如漆黑隧道的建築物，在另一道通往中庭的大鐵閘前停了下來。車門向左滑動開啟，車上的職員也一個接一個下車。

葉向東等到最後才好不願意拖着疲倦的身軀起身，雖然他坐在旅遊巴的中間位置。他走入保安檢查室，在掛着的「職員通道」的牌子前停下來，前方就是拱門形的金屬探測器，在探測器旁站着一位頭髮已有點稀疏、頭頂的地中海隱約可見的二級老懲教助理。

職員們都正在排隊進行保安檢查，眾人行禮如儀，沒有半點緊張的氣氛。到葉向東的時候，他把職員證交給那老懲教職員，說道：「麻煩你了，強哥。」

強哥接過葉向東的職員證，微笑說：「早晨，葉先生。」便低下頭努力輸入資料，而葉向東則從背包中取出外置式硬盤及 USB 手指型記憶卡，放進一個藍色的盤子內，然後推入輸送帶進行 X 光掃描。當他走過拱門形的金屬探測器時，警報聲突然響了起來。

「不好意思，我忘了除下手錶及取出電話。」葉向東有點尷尬

地笑了笑，在 X 光掃描器後的年青職員帶點怒意看了看他，像是說：「又是你這慣犯。」

「葉先生，葉先生。」葉向東退後了兩步，把手錶及電話放在另一個藍色的盤子時，被年老的強哥叫着住：「葉先生，記得隨身攜帶職員證，離開了行政樓的範圍後便是新保安系統，要職員證及你的指紋才能開啟囚區的電閘。」

「知道了，強哥，謝謝提醒。」葉向東點了點頭，笑說：「不會像上次困在甲類犯人綜合大樓一樣要你來救我的了。」

葉向東過了金屬探測器，便收拾好自己的背包，保安室的鐵門亦早已用鑰匙開啟了，他推門而入，來到一個緩衝的通道，他知道兩邊的單向反光玻璃後站着幾位看守的職員同事，他們正在仔細地觀察着他的一舉一動。在通道的盡頭是另一道較大的湖水藍色電閘。由於他比其他人慢了一些，湖水藍電閘早已關上了。

他走到電閘前，看了一眼安裝在角落的隱藏式閉路電視攝錄機，並揮了揮手示意開啟，電閘便自動慢慢打開，他離開安檢大樓，走進所謂行政區域。這是剛才停泊旅遊巴位置的鐵閘後的中庭，中庭四邊都被圍牆或建築物緊緊包圍着。平日這是用作讓懲教職員升旗步操的地方，但實際上這是仿照甕城而設計的，是防止囚犯騷動的最後一道防線。

經過中庭，便進入三層高的行政樓。一進入行政樓，穿過兩道鐵閘，便是一排一排儲物櫃，所有職員在執行職務前，都要把手提電話等通訊器材鎖入櫃中。

當葉向東正要鎖好智能電話，他發現有三則未讀的訊息。

「【突發消息】南海局勢持續緊張，美國太平洋第七艦隊與中國山東航母戰鬥群相遇。」

「區穎：

晚餐在我上環公司附近好嗎？六時半在地鐵站等。」

「你不是已經決定好了嗎？」葉向東心裏笑道，然後就回覆了「OK」的表情符號。

而另一則他有些看不明白……

「85223330：

害羞鬼問小糊塗，若你不見了鑰匙，你會怎麼辦？ 10.6.238.7  
別忘了開門的口令啊 \$ 我們初相識的數字\_\_&」

「搞甚麼鬼？在偷看色情網站嗎？」一把聲音突然在葉向東的身後響起。

葉向東本來想得出神，故也嚇了一小跳。他強忍着跳起的衝動，嘗試掩飾，回頭一看，那把熟悉的聲音來自一位同樣穿着西裝、身材與臉形都瘦削且把頭髮全都上蠟、動作有點輕浮感覺的男子。

「我才要問你，王子。」定過神來的葉向東說道：「為甚麼今早囚車不見你？」

「我老早就回來了啦！」王子聲音轉小地再說：「昨夜在赤柱酒吧泡到天光嘛。」

「又帶『水飯房』（特別獨立囚室）的師兄偷吃？小心被Madam 發現。」葉向東說。

「哪有這麼巧合？她又不是水飯房的幽靈。」

「水飯房的幽靈？」葉向東問。

「你不知道嗎？」王子臉上帶點驚訝，續道：「那是這兒很出名的鬼故事啊！」

葉向東一臉迷惑。

「就叫你平日少當宅男啦！一天到晚都在想甚麼數學謎語。」

「那是納維斯托克斯存在性與光滑性研究。」葉向東糾正道：「那甚麼是水飯房的幽靈？」

王子的臉上輕輕地一笑，說道：「當赤柱監獄在 1973 年建成之後，香港的死刑便全部移師到 H 座內以縊首死刑的方式進行。死囚在行刑前，通常以單獨方式囚在死囚倉。」

「死囚倉？」葉向東印象中沒有見過。

「就是現在的水飯房二十六號倉啦。」王子沒好氣地說：「所以，聽水飯房的師兄說，若守夜更的話，通常會聽到那個倉發出奇怪的聲音。」

葉向東好奇地問道：「通常？」

「通常。」王子笑道：「死過那麼多人，陰氣重些，怪事當然時常發生。話說有一次……」

「葉向東、吳安業，你們兩個為甚麼還不去會議室？」另一把男聲在背後響起。

「還是這把聲音的陰氣再重一些。」王子小聲地說。

二人轉身一看，一個穿西裝的大鼻矮男正要打開通往辦公室的鐵閘，鎖頭還未扭轉，便隔着鐵閘，不問情由地用高半度的聲音，連環機關槍地掃射過來：「你們是新來的嗎？不知道早上要去會議室開早禱會嗎？Madam 一早便到了，你們還在這兒幹甚麼？你知道要我這位副校長找你們花了多少時間嗎……」

「他才新來的，我可在這兒幹了十年。」王子悶在喉頭上說，葉向東幾乎都聽不見。

大鼻男子當然不知道王子在咒罵他，他雖然開了閘，但站在閘外，托一托在鼻樑上的金絲眼鏡，還想再罵下去，葉向東與吳安業二人卻立正半敬禮，眼看前面遠方，並異口同聲打斷他的話：「知道了，（尊貴的）李副校長。」

## 2.3

一位長髮及肩、穿着黑色套裝西裙的中年女士手拿着今天的報告正在閱讀着。

除了她，在會議室的長桌還坐了五人，女士坐在中間的主席位置，其餘五人分坐在兩旁。其中四人的眼睛都畢恭畢敬地注視着她，安靜地等候她的發落。剛才機關槍嘴的大鼻子副校長，現在卻完全抹去剛才財大氣粗的霸氣，兩個肩膀向內彎，低下頭看桌上的文件，手中拿着一枝藍原子筆，像是努力地寫着筆記，但在其他人的眼中——起碼葉向東的眼中——他只是龜縮在中年女士的身旁。

「劉貽今天從水飯房出來，他今次增加了多少刑期？」中年女士一頁、一頁地揭着文件，葉向東完全看不到她的樣子。

李副校翻查了資料，仍然低着頭回答說：「Madam，劉貽因在課堂上違犯監獄規則 234A 條文 61，使用帶有威脅、辱罵或侮辱的語句，或其行為表現出威脅、辱罵或侮辱成分，須加監六個月及隔離禁閉一星期。」

葉向東坐在左邊最後一席，他看見坐在身旁的王子偷偷發笑，他想大概是因為李副校有些答非所問吧？

李副校口中的 Madam 終於放下文件在桌上，葉向東看到她今天居然稍稍地化了點淡妝，不知道打算與誰見面。平日她都穿着軍裝，以一個懲教事務總監的形象示人，但今天一反常態，還穿着西裙。

這綠島像一隻船，  
在月夜裏搖啊搖。

姑娘（情郎）哟，  
你也在我的心海裏飄啊飄。

讓我的歌聲隨那微風，  
吹開了你的窗簾。

讓我的衷情隨那流水，  
不斷地向你傾訴。

椰子樹的長影，  
掩不住我的情意。

明媚的月光，  
更照亮了我的心。

這綠島的夜已經這樣沉靜，  
姑娘（情郎）哟，

你為甚麼還是默默無語。

「那是？」葉向東停了下來。

「甚麼事？」星哥發現他停下來，便轉身問道。

「你們聽到嗎？」葉向東問道。

「聽到甚麼？」

「怪聲。」葉向東看向彷彿無盡頭的長廊，續道：「那不是抽風系統的聲音，也不是原子粒收音機調教得不準確時發出的沙沙聲。這聲音很耳熟，但我就是想不起來。」

「我甚麼也聽不到。」星哥有點不耐煩：「可能真的是『貓仔』的叫聲呢，我們真的要遲到了。」便繼續向前行。

「貓仔？」葉向東再問。

「收音機的沙沙聲。」星哥翻了一翻白眼，說道：「又是你自己說的。我真的有點懷疑你是否假冒懲教署職員。」

## 2.7

由探訪室改裝成的課室，它的門口也是一道鐵閘，鐵閘旁站着另一位「試更」的見習懲教職員。由於是以鐵枝構成的鐵閘，裏面的情況從課室外一覽無遺，課室中只有兩個「學生」坐在位子，兩人成一個對角，安靜地等待着。可是，這課室是新裝修的，並未安裝新的電閘系統，仍需要「棟閘」用最原始的鑰匙開啟。

一打開閘門，老霍便賽馬開閘般衝了出來，然後捉着葉向東的手臂，就如溺水捉到蘆葦草，拉他到一旁，小聲地說：「今天他們的表現很古怪……他們都很古怪。」

葉向東不明所以，問道：「怎樣古怪了？」

「很難告訴你，一言難盡，他們兩個都問一些我不懂得回答的問題。」老霍臉有難色，續道：「就連平日沉默寡言的『西人』也一整課問我問題，好像甚麼街道的英文名是怎樣拼寫？呀，甚麼文咸東街五十八號……」

「文咸東街五十八號？祁培聰也說話了？」葉向東好像想到些甚麼，但心中也充滿着問號：「平日他上課說不到三句話，我還以為他是啞巴？」

「沒錯，他平日那三句話已經包括：早晨、老師早晨及老師再見了……但他的成績出奇地好，所以我也沒有把他放在心上。」老霍補充道：「因為他的學歷原本就很高，所以我們的課程對他來說，他應該覺得很無聊才對。」

「西人好像是甚麼銀行當過甚麼高級職位？因為在銀行電腦系統做手腳，瞞騙了銀行五千萬？」

「嗯。但今天卻一反常態，一輪嘴在說過不停；相反，平日很多話說的徐雄聖，卻一個粗俗的字也沒有吐出來，反而像在沉思着甚麼。」老霍皺着眉頭百思不得其解。

「那真算是奇聞了。」葉向東再看進課室，說：「阿水呢？」

「還在水飯房吧？」老霍突然放鬆身體，輕輕地說道：「那他們都交給你處理了。」然後便更快地離開了。

葉向東也輕輕嘆了口氣，便與書蟲文貴歡走入課室。當他們進入了以後，棟閘隨即把鐵閘關上，星哥看見完成任務後，也二話不說離開了。

「從此之後，這鐵籠內就只剩下一個人與三隻野獸。」葉向東努力要自己不要這樣想。

書蟲站在葉向東的身旁，正等待他的指示，未敢坐下。

「好，同學們。今天來了一位新同學，他叫文貴歡，希望大家融洽相處。」葉向東先來個開場白：「文貴歡，先坐在徐雄聖的後面位子。」

書蟲便走到徐雄聖的後邊，拉開椅子打算坐下。

「葉 Sir，你安排他坐我後面？他若果玩剪刀殺 X 死了我，你負責任呀？」葉向東原本以為愛說粗言穢語的徐雄聖會如此說，但他卻真的如老霍所言，一聲不響在沉思着。

葉向東如常從褲子口袋裏拿出黑色 USB 手指形記憶卡，插入不能上網的課室電腦中。由於這是高度設防的監獄，課室內連網絡的連接線也沒有，教師要把教材放入懲教署提供的指定黑色 USB 手指形記憶卡，然後帶入課室，再下載到電腦中使用。

葉向東把這指定動作完成後，拔出記憶卡，放入口袋中，正當他想叫「起立敬禮」時，祁培聰卻搶先一步，說：「葉 Sir，你覺得我們這些一坐要坐十多二十年監的人，為甚麼會那麼盡力讀書上課？」

「想有好表現，然後能夠早些出冊？」葉向東說得很慢、很小心。

「不是。」祁培聰搖了搖頭，說：「那是因為我們想在每年的畢業禮當天，可以不需要隔着一塊玻璃，坐在親人的旁邊，然後可以擁抱一下他們。我知道我做錯事所以進來受刑，失去自由是罪有應得，被人二十四小時監視着，連上廁所的私隱也被剝奪了那是報應，過了幾年之後，一切都習慣了，其實也沒有甚麼所謂，痛苦的感覺麻木了、消失了。可是，每個月的探訪，要與親人隔着玻璃接觸，那種本來麻木了的感覺，又再回來了。」

祁培聰在他的課本中間拿出一張小女孩的證件相，她笑得非常燦爛。祁培聰看得出神，說：「她是我的女兒琳琳，從她出生之後，我只抱過她三次，那個可愛的小女兒。我抱着她，她笑得實在太可愛了。每次都是在赤柱監獄的大禮堂。」

他把照片珍而重之放回書本中間，好好地合上保護着，續道：「但是，若果外面的世界就快終結了，那我還呆在這兒讀書幹嗎？」

「外面世界終結？」葉向東愈聽愈是不明白。

「你沒有看今天的新聞嗎？中國最終都會與美國開戰，香港將會變成戰場。要琳琳獨自在外面對戰火，而我就在這兒安全渡日？我……」祁培聰不知是不是嗚咽，好像說不下去。

而徐雄聖則一言不發，安靜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葉向東看向他，他的靈魂像是出了竅，沉思到心不在課室之內。

「老霍說得沒錯，今天他們在搞甚麼鬼了？」葉向東心道，想了一想，說：「我當然有看過今天的新聞報導，只是說中美可能在南海中相遇而已，最多好像東海釣魚台一樣，中國戰機與日本戰機在高空玩玩電子模擬戰，虛張聲勢，並不會真的開火打仗。」

「而且你的說法還犯了另一個錯誤。」葉向東繼續說：「縱使中美真的開戰，那與香港何干？香港既沒有天然資源，也不是工業重鎮，更不用說軍事基地，可以說毫無戰略重要性。好像之前越戰、韓戰，香港人只會馬照跑、舞照跳，繼續遊日韓賞櫻花泡溫泉。」

「的確，香港是發國難財的好地方。」書蟲居然附和說。

「看！文貴歡也同意我的說話。」葉向東得意起來，本想打蛇隨棍上，繼續說下去，書蟲卻打斷他的話，舉手示意想說話。

葉向東點了點頭，書蟲便說：「不過那時香港還是殖民地的時代，而且今時不同往日，香港其實舉足輕重，只是香港人沒有自知之明。單單是在這兒隱世的水飯房幽靈，就已經有足夠理由攻擊香港。」

葉向東想起 Madam 今天竟然穿上西裙，像是要見一位大人物；要動用區域應變隊來護送那個「MK 仔」，導致押送犯人的人手短缺；王子、星哥、書蟲異口同聲地說他「無所不知」……

「他究竟是誰？」葉向東在眾多的問題中，選了一個最直接的來問。

「他就是……」正當書蟲想說的時候，坐在旁邊的祁培聰居然衝出位子用手按着書蟲的嘴巴，不讓他說下去。

守在閘外的職員見狀大聲呼喝，正要開鎖衝入來打算制伏祁培聰，但是葉向東舉手示意不要進來，祁培聰這才慢慢放開抓着書蟲的雙手。

「咳咳咳……」書蟲喘着氣，祁培聰慢慢退後並坐下來，葉向東走到書蟲的身邊，問道：「沒事嗎？」

「不能告訴他，這會連累葉 Sir 的。」祁培聰說。

「咳咳。」書蟲舉起單手作了一個沒事的手勢，說：「但是他有權知道。」

祁培聰想了一想，問徐雄聖：「陸叔，你在想甚麼？」

入定了的徐雄聖這才醒過來，說：「我在想何時越獄。」看見葉向東驚訝的樣子，笑道：「說笑而已。」轉向祁培聰，說：「首先還是要知道那些『料』有多『堅』。」

祁培聰點了點頭，問：「葉 Sir，你知道昨天七宗爆炸的先後次序嗎？」

葉向東搖了搖頭，他根本就不關心時事，怎會知道甚麼先後次序？他最多模糊地知道昨夜他身在文咸東街的爆炸大約是第三、四宗吧？他再想了一想，記得今早新聞應該有推播到智能手錶吧？雖然沒有電話不能上網，但是應該還留有記錄。

於是他捲起衣袖，打開智能手錶尋找起來。

「葉 Sir，你犯規，帶智能手錶上課。」陸叔徐雄聖笑道。

「噓！不要騷擾葉老師！」祁培聰知道葉向東在找資料，故阻止徐雄聖說下去，小聲地說：「驚動了門外的棟間就麻煩了。」

「找到了，次序是：第三街、鴨巴甸街、駱克道、文咸東街、山道、大學道及禮頓道。」葉向東說。

祁培聰在筆記上寫出七條街的英文名稱「Third Street」、「Aberdeen Street」、「Lockhart Road」、「Bonham Strand」、「Hill Road」、「University Ave」、「Leighton Lane」，並把所有街道第一個英文字母圈起來，即是「T」、「A」、「L」、「B」、「H」、「U」、「L」。

「TALBHUL？那是甚麼？」葉向東看得不明不白。

「那是暗號，只要與水飯房的幽靈所給的『預言』吻合，那就真的會發生。」祁培聰說。

「暗號？預言？發生？」葉向東愈想愈覺得好笑，自己居然相信他們的話去做，在門外的棟閘知道，一定覺得他在作猴子戲。

「那麼吻合嗎？」葉向東忍着笑再問下去。

「不知道。」祁培聰有點洩氣地說：「只有水飯房的幽靈知道。」

「那果然是在玩弄我？」葉向東心道：「甚至可能串通老霍一起？他正在閉路電視前笑我吧？」

「放心，很快就知道了。」徐雄聖說：「阿水就是為此主動進去水飯房打聽幽靈的口風，他今天放出來，應該很快就到了。」

「劉貽原來是故意犯事的嗎？」葉向東心道：「那真的是與老霍無關了。」

「一說曹操，曹操就到。」書蟲指着鐵閘外，棟閘正要開門讓另一囚犯進來。

## 2.8

如果說書蟲文貴歡是短小精悍、西人祁培聰是文弱書生、陸叔徐雄聖是果欄的苦力，那麼阿水則像一個微胖的牧師。

阿水健步如飛，在祁培聰前面的位子坐了下來。

「情況怎樣？」徐雄聖心急地問。

「不妙。」阿水搖了搖頭，看了看葉向東，便默不作聲。

「葉 Sir 也知道一二了，不要賣關子，告訴我們情況吧！」徐雄聖追問。

阿水立刻暴跳如雷，低聲叫道：「甚麼？不是叫你們要保守秘密的嗎？」

「別生氣，他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書蟲平靜地說。

「那他知道些甚麼？」阿水皺着眉頭看着葉向東，葉向東則一臉無奈地回望阿水，心想：「又不是我主動要知道，而且你們那些鬼話，誰會信呢！」

「因為我們要知道暗號是甚麼，唯有請葉 Sir 幫手。」祁培聰解釋說。

「我早上也聽棟閘說已經發生爆炸了。」阿水摸着 he 豐滿的下巴，想着東西說：「難怪幽靈昨夜一聲不響。」

「我剛剛看到他已被人押送出去了。」書蟲補充說。

「甚麼？他去了哪兒？」阿水發覺事態發展開始超乎他的想像。

書蟲搖了搖頭表示不知道。

「那麼預言似乎開始應驗了？」阿水自言自語。

「不要說那麼多，幽靈給的暗號是甚麼？」祁培聰說：「若果你騙我的話，我就讓你好看！」

「好好好，西人別心急。」阿水像開了個玩笑，在紙上寫了幾個字，對摺一下，然後隨手便交給祁培聰。

大顆兒打開一看，上面寫着「TALCHUL」。

「錯了。」祁培聰先說。

「我沒說錯吧？幽靈真的是無所不知，他的預言也必定會成真。」阿水自豪地說。

「我說暗號不對。」祁培聰說。

「不對？有甚麼可能？」阿水如夢初醒，一手拿過西人的筆記簿，只見幾條發生爆炸的街道名稱頭一個英文字母串連成「TALBHUL」，阿水問道：「有沒有拼錯？查過都是這幾條街嗎？」

「都查證過了，分別問了霍建龍與葉向東，他們都是如此說的。」祁培聰道。

「那即是騙 X 了我們啦？！」這次到陸叔徐雄聖有些抓狂。

「不。」葉向東居然在這時候插口說：「幽靈沒有騙你們。」心道：「若果他是存在的話。」

「此話何解？」陸叔突然說得文雅起來，令葉向東有些不習慣。

「我告訴你們也行，但你們要先一五一十告訴我發生了甚麼事。甚麼是水飯房的幽靈？甚麼預言？」葉向東把握着這個機會，採取主動。雖然他心底裏仍然不相信，但還是想看看他們這台戲何時被拆穿。

「這也會很有趣。」葉向東心道。

所有人都看向阿水，看看他的答案如何。

「開玩笑而已！一切都是我胡吹的！」本來葉向東以為阿水會和平常一樣，說完謊話、作完故事後，唸出他的經典台詞，可是今次卻一反常態，他認真地說：「好吧！我告訴你，但我無法保證你知道後會有甚麼後果。」

「還要玩下去嗎？」葉向東看着阿水，心中盤算着。

「那要由幾年前的事說起。」阿水看着天花板，努力回憶着說：「當時我已經進來坐了三年監，由於我是性罪犯，所以申請加入保護組，長住在水飯房。那時我心想：『也好，好讓我向天主懺悔。』」

「天主懺悔？」葉向東問道。

「你不知道嗎？他最喜歡『講耶穌』。」徐雄聖笑道。

「阿水是神職人員。」祁培聰補充道。

「曾經是。」劉貽尷尬地糾正：「所以我挑選了其他犯都害怕的前死囚囚倉二十五號，反正我不怕那些邪靈遊魂。」他頓了一頓，續道：「頭三年還真的相安無事，那兒風涼水冷，住得倒是寫意。可是幾年前的二月十四日，深夜時分，二十六號倉忽然雷聲大作——我真的以為是響雷了——把我吵醒了，我從鐵閘的縫隙往外看，完全看不見半個懲教職員。」

徐雄聖用手掩着嘴巴，聽得很入神。

「西人，你們不知道嗎？」葉向東小聲問祁培聰。

祁培聰搖了搖頭，小聲回答：「阿水很口密，他以前都不肯說。」

「所以我便大聲叫道：『無論你是甚麼邪靈魔鬼，我以天主的名義來驅趕你！』我以為真的是那些甚麼骯髒的東西，誰知竟然有一把男人聲回應：『放心，並不是甚麼幽靈，我是來避難的。』

『避難？』我問。

『給人下了追殺令，所以要找個地方躲藏。』他說。

『那你是如何進來的？』到此我反而開始相信他是幽靈之類的東西。

『當然是有人帶我進來了，你真的以為我是幽靈了？我可不懂得穿牆！』

『那麼是誰人帶你進來了？』我半信半疑地問。

『這一點不能告訴你。』

『那你又是誰？』

『為了你好，我也不能告訴你。』他想了一想，說：『你叫我作幽靈好了。』

『水飯房的幽靈？』

『這名字不錯，就這樣叫吧！』那是我第一次與水飯房幽靈對話。」不愧是當過神父或者牧師甚麼的，說得繪形繪聲，比葉向東所教的數學課不知有趣多少倍，連葉向東也聽得入神。

「之後怎樣？」徐雄聖緊張地說。

「之後怎樣？之後我們就稱這位 X 類神秘囚犯作『水飯房的幽靈』囉！」阿水笑道。

「嘖！這個我一早已經知道啦！」徐雄聖有點覺得掃興。

「欲知後事如何，請葉老師先為謎題揭盅。」劉貽便看着葉向東說。

# 三 屈地與林士

## 3.1

葉向東逃出赤柱監獄前十八小時三十二分鐘，香港島上環文咸東街五十八號。

湯天僕進入二十四樓 E 室後，在注視着室外的香港夜景時發現在玻璃幕牆外貼了一張寫着「탈출」的黃色便條，而且還看見了水從通往天台的後樓梯流出來。

「I have a bad feeling about this.」（我有不好的預感。）」在監視器中看到這個情境，在控制室的王啟杰通過對講機說。

「王啟杰，那是《星球大戰》的台詞，不是《星空奇遇記》的。」湯天僕卻咧嘴而笑，像是終於找到與王啟杰共通的話題。

「湯天僕，你還是先回來控制室！」杜嘉林副主管對着麥克風高聲叫着。

可是湯天僕充耳不聞，並把對講機的音量調到最小，這樣一來，只有湯天僕單方面報告情況。

他在其中一張辦公桌上發現有職員留下一台拋棄式的立可拍相機，便放下他那根長長的木製警棍，對相機動起手腳來。湯天僕先取出電池並按下閃光燈按鈕，然後小心拆開相機，把多餘的東西都取出來。他從腰包中拿出螺絲起子等工具，把電線兩端接上電容器接頭及螺絲，而螺絲則鑽出機殼外原本安裝底片的地方。他再把所有需要的東西都組合回去，不消一會，他完成了他的臨時「護身符」。

湯天僕把相機與電池用膠袋包好，放進懷內，拿起木製警棍，然後一步一步走到通往後樓梯的門前，慢慢地把防煙門推開。他看見流水不斷從天台流下來，形成一條薄薄的小溪流。他一邊用電筒照着前方，一邊貼牆而上，儘量減少自己死角。

他每踏上一級樓梯時都會濺起水花，湯天僕用意志力壓下脫掉自己被水弄得濕濕的褲管的衝動。他只聚精會神看着上層的轉角位置，希望早一步發現可能埋伏的黑影。

再上一層，推開天台的門，從門隙中看出去，他看不到任何人影。他再推門而出，儘量輕輕關上門，以免打草驚蛇，又放輕腳步，往水流的源頭處走去。

下方霓虹燈五光十色的餘輝，與這個危機四伏的漆黑天台形成強烈對比。但他走不到三步，便被另一樣東西吸引了。應該說，他注意到有一樣東西消失了。

「吊船不見了，那黑影從吊船逃走了？」湯天僕輕輕地說，但

由於他把對講機調了靜音，他聽不見王啟杰說：「不可能，要開啟吊船要用鑰匙，那鑰匙還好端端放在這兒。」

湯天僕用天台的遙控把吊船呼喚回來。他恐防有詐，慎防黑衣人聲東擊西，便繼續沿着水流的方向查看。

他檢查了天台的每一個角落，所有地方都是空空如也，找不着甚麼蛛絲馬跡，現在還欠在天台盡頭高台的空調水塔。

湯天僕一看，發現水就是從水塔沿着唯一一道鐵梯流下來的。他走到鐵梯前，發現本來鎖着鐵梯的鎖不翼而飛。

「“Once you have eliminated the impossible, whatever remains, however improbable, must be the truth.”（當你排除所有不可能，無論剩下甚麼，縱使是難以置信，也必定是最後的真相。）」他如此說服自己，說罷，便一手抓緊鐵梯兩邊的扶手，然後往上爬。

水不斷滴在湯天僕的臉上，滑過他的尖耳旁邊，穿過被鐵籠罩着的長鐵梯，來到水塔高台的頂部，那是一台大圓柱體的機械，又叫作「豬齒」（Chiller），那是為全座商廈提供空調的冷水機，它的頂部有一個大扇葉，不停地轉動着，發出隆隆的聲音，水就是在水塔的排水位湧出來，也發出潺潺的水聲。

「水從『豬齒』流出，難怪湯天僕覺得水有點怪怪的異味。」他說，因為用在冷水機的水必須加上消毒藥水，以殺死退伍軍人等病毒。

可是湯天僕卻留意到有一種奇怪的聲音。

「唸、唸、唸……」那是類似蜂鳴器發出的電子聲。

他知道這種聲音不應該在這兒出現，平日巡樓檢查時，他也從未聽過這種聲音。

湯天僕閉上雙眼，靜靜地、耐心地找出聲音的來源。

「湯天僕聽見有唸唸的聲音，就在『豬齒』之內。」他說。

他把耳朵靠近，聲音愈來愈清晰。他並沒有聽錯，果然是從水塔之內發出的，而且節奏漸漸急速。

「唸唸、唸唸、唸唸……」

「喂！」在對講機中傳來極微弱的咆哮。

他再次把對講機的聲音調回正常水平，說：「湯天僕聽到了。」

「蠢材！」是杜嘉林大聲叫道：「王啟杰說『豬齒』的控制器顯示冷凝水泵失靈了，繞流閥的水壓已超出負荷，所以才會排水出來。」

「唸唸唸、唸唸唸、唸唸唸……」

湯天僕看着水塔，他知道會發生甚麼事了。他二話不說衝向鐵梯，兩手與兩腳都壓着兩邊的扶手，打算像消防員一樣一滑而下。

「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

「炸彈！在水塔中塞住冷凝水泵的是一枚計時炸彈！」從鐵梯跳下，他便叫道。

「甚麼！」王啟杰叫道：「大事不妙！」

湯天僕看着天台出口在另一端，他知道炸彈就快要爆炸了，他已經沒有時間跑出去躲避。

於是他選擇了另一條路，一條更快捷的路。

他跑去天台邊，跨過欄杆，一躍而下。

「必必必必必……必！」一下沉寂無聲，水塔接着應聲炸開：「砰砰砰！」不但一下子把水塔的金屬外殼撕成碎片，水花、水蒸氣與火燄也同時破繭而出，威力比想像中還要巨大。

湯天僕還在半空，背部已隱約傳來熾熱的感覺。

剛好吊船升到還有一層便到天台。

他雙手抓着鐵欄，腳一着地，便轉按動吊船內的控制器，把吊

船往下降，以逃避熊熊的白色熱霧。可是一下的衝擊波到來，把吊船拋開。

吊船像盪鞦韆般，向大廈反撞回去，雖然湯天僕雙手捉緊吊船的扶手，但是頭還是撞上鐵欄，一陣滿天星斗，幾乎要暈死過去。

### 3.2

葉向東把自己在進入停車場時見到身穿黑色連身工作服的男人從天台坐吊船到地面的事，告訴正在維持秩序的軍裝警察，可是那名年青的警察卻無動於衷，像是看着葉向東在編作故事。

「PC1403。」葉向東看到那個警員編號，而那名警察只繼續做他的工作，指示人群逃離現場的方向，沒有再理會葉向東。

葉向東本想既然如此，那就正好有藉口回家休息休息，免得惹上麻煩，正要慢慢後退離開。就在這時，他看見遠處有吊船慢慢從天而降。葉向東指着吊船叫道：「看！」

PC1403 轉頭一看，發現原來葉向東所言有幾分真確，便回望葉向東說：「跟我來！」

「吓？」葉向東心想：「捉賊是警察的本分，為何我要跟着去？」

但他仍跟在 PC1403 後面，逆人流而上。



逆流而上

NOVEL 104

Novel 104

作者： 逆流而上

編輯： 黃斯淳

封面設計： Ryan Yeung

內文設計： 4res

出版： 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寶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

電話：(88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 2018年1月

圖書分類： 流行讀物／小說

ISBN： 978-988-8490-19-6

定價： 港幣88元正／新台幣350圓正

逃走不易，留下卻更難！  
但有機會走，你還會選擇留下來嗎？

「一些可怕的事已經發生。只有一件事能夠指望，就是我們能從這些悲劇中學到一些東西……我只能說我們並非活在最好的時間……」——奧菲莉亞

「中美在南海問題上已經爭論多年，兩國一旦衝突，馬六甲海峽必定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幸而香港遠離這個潛在的計時炸彈，又缺乏軍事要略價值；相反新加坡則如坐針氈，這次雙城記又會如何面對命運的轉捩……」——九日軍學術國際站

【突發消息】北韓於當地時間早上6時52分，在平安北道東倉里一帶，向南韓本土發射第二十一枚疑似飛毛腿型-ER型洲際導彈……而南海局勢持續緊張，美國太平洋第七艦隊與中國山東航母戰鬥群相遇……雷達捕捉到有十五枚戰斧巡弋導彈正飛來香港，政府呼籲市民緊急疏散……

# 走與不走 從來就只是這個問題！

ISBN 978-988-8490-19-6



9 789888 490196 >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http://www.red-publish.com)

Mod. E

上架建議：流行讀物／小說

定價：港幣 88元正／新台幣 350圓正